

文化评弹 韦耀武

“意外”的诺贝尔奖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评选有着严苛的保密措施，每年的诺奖公布之前，几乎各奖项都有许多猜想和预测，但一俟奖项公布，其结果往往大出人们意料，许多获奖者得知消息时竟然都不敢相信。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82岁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门罗也没料到自己是会获奖，此前她接受一名加拿大记者采访时说，对她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做白日梦”，这样的好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因此，当诺奖委员会把电话打给门罗时，无人接听，他们只得在电话留言里告诉她：你获奖了。门罗的女儿得知消息后，将已经睡着的门罗叫醒，门罗还以为自己真的在“做白日梦”。

当年莫言得知获奖消息时，也是感到十分“意外”。当时莫言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因为我记得诺贝尔文学奖离我很遥远。”这是莫言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谈及感受时说的一句话。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得主之一是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丹尼尔·卡尼曼，他获奖的原因是在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可卡尼曼认为自己是一名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当他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十分激动，以至于把自己反锁到屋外，后来不得不破窗而入。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凯尔泰斯完成了他写“集中营的幸福”的《没有命运》的手稿。10年后小说才出版，但无人问津。1990年，凯尔泰斯的作品《没有命运》以《没有命运的人》的书名第一次在德国出版发行，仍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直到1996年，新的翻译版本《一个没有命运者的小说》在柏林出版，才真正引起轰动。因此，当得知自己获诺贝尔奖之后，凯尔泰斯顿时惊呆了，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能获得诺贝尔奖，对获奖者来说，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获奖的背后，是得奖者多年来艰辛的付出和努力。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1972年就成功提取到了青蒿素。屠呦呦获诺奖给了人们莫大的惊喜，但并不意外。

如歌行板 朱德松

静美文渊

在万泉河中游南岸，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名叫文渊村，虽不是世外桃源，却胜似世外桃源，它有着得天独厚的迷人魅力，让每个来客流连忘返。

文渊由纯湾岭边的两个自然村组成。东边那个叫牛葵岭村。牛葵岭是整个纯湾岭东头的一段，因往昔该地多生长牛葵而得名。说是岭，其实也就是比平地高出三五米的一道丘陵。纯湾岭呈南北横陈的走势，南头北尾，状如卧牛。岭坡则东西坐向，东高西低，铺出两千余米长、五六百米宽的一片斜坡。许多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以及人工种植的椰子、槟榔、小叶桉、山茶，还有部分橡胶林，各得其所地生长在这片斜

坡上。土地是肥沃的，气候又滋润，所以这些林木都生长得很好，苍郁秀翠，青碧墨绿。尤其是那些笔直秀挺的槟榔，齐刷刷就像竖立的旗帜，千万片绿叶在风中摇曳，茂盛的山茶树，枝丫铺排而张扬，似一顶顶张开的帐篷，树底下总留下一圈疏离的阴影。青砖黛瓦、错落有致的民房，就掩映在这绿色的林荫里。使这个距新兴闹市博文村咫尺之遥的村庄，平添了几分世外桃源的韵味。

隔开一条由岭峡形成的田埂，西边的村子建在一块平展的地盘上，这村子叫船湾村，屹立在高耸的万泉河南岸。七排并列的四十多座青砖瓦房，齐整整地排列在宽阔平坦的土地上。几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海棠树，守在村前，傲然屹立。三三两两的椰子树围立在这几棵百龄老树的身旁，犹如调皮的小伙，故意在长者面前显摆。村子前面那一丘丘连片的水田，种着水稻和各种农作物，一片墨绿。地角的垌头是一株株木瓜树，挂着或黄或青的累累瓜果。村子的左右两侧和后边，是成片的热带雨林，龙眼、荔枝、山罗、红罗、海棠、椰子、山竹，以及要七八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榕等，林林总总参差自在，呈半弧形环绕着整个村子，形成一道纵深二三百米，环长近八百米的绿色围栏。村子里房屋跟房屋之间的路巷笔直，通道宽敞干净，通过地下管道排污，同时实行人畜分离，卫生状况很好。每家庭院都很宽阔，庭前屋后都种上自家喜欢的花草、盆栽和瓜果，四季飘香的船湾，农家别院配上中西合璧的楼房，镶嵌在万泉河畔，在热带雨林的簇拥下，从空中俯瞰，简直就是一个翡翠的拼盘。船湾村的河岸与万泉河有二十多米高的落差，两年前，村里在打造特色村的时候，建起了硬化的环村大道，同时在临河的岸崖上，建造了一座颇为壮观的观河长亭。置身长亭，面河而立，苍山如海，长河如带，百里景色，尽收眼底。母亲河碧波荡漾的清流，河岸边岩壁上一簇簇四季青翠的水柳，河对岸平展而洁白的沙滩，天边舒卷的云霞，以及远处含黛的青山，透透迤迤，蜿蜒起伏，像奔马，像驼队，连连绵绵，相拥相抱。阵阵掠过河面的南风吹来，那种凉爽带来的惬意，让疲惫的心，在片刻间恢复无限的活力。

山水与共的船湾村，如此静美温馨，以至于每位到来的客人都乐而忘返。我第一次到船湾村，纯属偶然。2014年秋末的某个下午，我与友人王锡均、赖一源先生一起喝下午茶时，王锡均老先生突然说起想去船湾村看看。赖一源回应一句：那就去看看咯。于是，我们略作准备，带上照相机，赖一源开车，三人便出发了。

再一次去船湾村，是今年1月，尽管是冬季，但天气一点也不冷。冬天的暖阳照在身上，感觉十分舒适。

这一次的船湾村之行，是有计划的一次考察。集合了9个团体16个人结伴而行，绕着整个文渊村，里里外外看了个透。看他们的民居、民营槟榔加工厂、合作社的羊栏，还有整体的村容村貌。

文渊村人很淳朴，宅院整齐有序，很多人家敞开大门。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文渊村，村民们都非常热情好客，他们想要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和地理优势，发展与之相应的乡村产业。

文渊村确实很美，是美人初醒未及妆的素美。我期待它变得更美。

茶悦人生 曾洁

一杯茶的仪式感



国画《陆羽烹茶图》。资料图。

初冬，在闲暇日子里，煮水沏一壶茶，是乐，也是雅致。冬日早晨，一杯热腾腾的茶，是温暖的开始。品最深的情，如此，自在逍遥惬意。

冬日暖暖的阳光洒在院子里，搬来一把椅子坐下，在流光绿影中悠然沏茶。

沏茶的过程，是等待的过程，等待着变化，等待着惊喜。凝眸，初冬的天空，有白云悠然飘动，美也。

洗茶投茶入水，随着温度变化，看热气一点点弥漫，茶香渐渐氤氲。看着茶叶渐渐变化着，当阵阵茶香扑面而来，瞬间感到身心舒畅。

在袅袅茶香中，忘却了纷扰。舍掉一切红尘杂念，享受冬日的宁静。感受暖阳的柔美，足以抵御岁月的寒冷。心境如缕缕茶香，随烟轻扬，袅袅升腾。

喝一小口，醇厚的口感在舌尖上荡漾，慢慢醇香。再深吸一口，余香缕缕，在肺腑间蔓延，荡涤一切疲惫烦尘。

此时，欣赏一下院子里的植物，迎春花开得正好，在寒冷的冬天里，看到盛开的粉红色花儿灿烂地笑着，那是一天中最美、最温暖的时光。枝繁叶茂的龙眼树，鸡蛋果树。绽放紫色花的杨桃树，其紫色的花瓣并不一色，而是下深上浅，显得娇俏可爱。缀满果实的木瓜树。

满眼青青的绿藤上，挂着一个水瓜，在叶子里若隐若现。逗得一群红花鸡追逐着啄食。点缀着最美的冬日风光，初冬的生活，变得充满诗意与闲适。

喝一杯暖心的茶，有甘甜，有苦涩，或许是最自在的生活。在茶香中可以感受岁月的缠绵和时光的沉淀。

清茶一盏，静心品尝。人生如茶，苦涩回甘。几度春秋冷暖，几许跌宕起伏、风生水起，皆是最好的修行。在品过苦涩之后，才能体味出浓香。喝茶，品的也是一种意境。看杯盏里升腾的热气，在那满了浅了的茶水里，悄悄地飘远。

在茶饮里，有几许际遇，红尘的情缘，纷纷扰扰在茶里浸润。

一杯香茗，沉淀着生命的力量。甘甜馨香融进心灵深处。品茶，有的时候，品的不仅是茶之味，而是一种心境与一花一世界。

寒风追秋行，冷雨伴冬来，茶香暖人心。人生的旅途，有不尽的跋涉，酸甜苦辣都是歌。在冬天的日程中，为生活增添一杯茶的仪式感，享受乐趣和舒适，也是一种豪情逸致。

流金岁月 陈吉秋

紫贝往事

老家文昌，古称紫贝。我是听父亲讲家乡的故事长大的。

父亲年轻时是客车司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客车司机是稀缺的职业。他走南闯北，肚子里装了很多故事。小

时候，他常跟我讲起文昌的风俗和往事。

以前，文昌人逢年过节很讲究，大年三十的前几天就开始准备年货，家家户户都忙着制作年糕、糖贡。炒米、炒花生、炒芝麻，炒好后再倒入糖浆就做好了糖贡。我非常喜欢吃糖贡，不但香，还很有嚼劲。这个特色小吃是文昌的传承，也不知传了多少代，如今已是文昌人过春节必备的小吃礼品。

再说说文昌的年三十。每逢除夕夜，家里的大小老少一家人围着吃年夜饭。饭桌上要有鸡，有鸭，有猪肉，有菜，有鱼，寓意年年有余；还要有炒花生，寓意生意兴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家庭一年到头就这餐是最丰盛的。吃完这一餐，要等上一年，才能再次这样大快朵颐。年夜饭后，全家人喝茶聊天。待到子时十二点整时，全村家家户户开始放鞭炮，放多少鞭炮，由自家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大年初一这天，大人要给小孩包压岁钱。父母都给孩子包红包，我们小时候，红包一般是纸币两角、五角，一元、两元算是奢侈的。大年初一，大家一般不出门，在家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地聚在一起，喝茶、吃饭、打牌、休息。到了年初二，女儿们就回娘家拜年。年初三后，大家会约着去亲朋好友家互相串门、拜年，有时候留在亲戚家或朋友家吃饭，饭后再尽兴而归。

在外地工作的游子，一年回来一次不容易。春节回乡，拜年、串门、喝茶、聊天，都是开心的事情。那时候的人，亲情很浓厚。几天的年假，时间不够用，到了上班时间，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开始期盼下一年的团聚。要是运气好，碰上村里请人来唱海南戏，全村老老少少一起看琼剧就更热闹了。

文昌是侨乡，几乎家家都有华侨。过去，文昌人为了生存坐船出海下南洋。文昌人去南洋有一句老话：去番不怕苦，怕苦不去番。意思就是下南洋不怕苦不怕累。文昌人走得很远，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还有人去了法国。我的伯父当年去新加坡时，伯母已有了身孕，但伯父后来一辈子没有回乡，竟无缘再见一面。可想而知，下南洋打工很艰辛，很多华侨奋斗了一辈子，也只是个打工仔。当然也有些人当了老板，赚钱后衣锦还乡，回到老家盖大房子。

离文城不远，有一座陈家宅。陈家宅被文昌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建于1919年，是文昌传统式样的老宅。老宅门窗雕着花鸟，古色古香。整座宅子中，最显眼的是庭院中那面隔墙上，镂空装饰的两个大红“囍”字，十分喜庆。据陈家宅后人讲，老宅的主人是行船起家的，以前文昌人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泰国，要等着他们家的船去番。

那个年代，漂洋过海不知要漂泊多少个日夜才能到达南洋，其间的辛苦和危险更是难以想象。到达异国他乡后，他们一切从头开始，胼手胝足拼出自己的人生。从小，父亲就常常给我讲文昌华侨下南洋的故事，他们吃苦耐劳、拼搏创业的精神，让我更加了解和热爱家乡的历史和文化。



文昌陈家老宅。资料图